

第七期要目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抗戰建國綱領實施之途
一黨政治與中國
步人戰事階段之津浦戰事
抗戰今日之百年戰爭
抗戰建國與改善基礎政治
抗戰區內一重大工作
今後五十年運動的意義與根本問題
曹田
葉青
柳詒
光華
楊蘇
黃山
洪深
謝冰

民力

第七期
第六期星
版

編輯者 民力週刊社
發行所 重慶房街
通訊處 一一一號
總經理 重慶新生活書局
各地書局 均有代售
本期四張 零售四分
三月四角八分 六月九角
全年一元七角 郵費在內
本刊正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抗戰建國綱領實施之途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曹漢田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

在空問題是

抗戰建國綱領七項三十二條，包羅之廣，涵養之深，與夫關係國家民族前途之重大，固不待言。而綜覈其精要，則可一言以蔽之曰：集中一切力量於三民主義暨 總理遺教最高準繩範圍之內，在中國國民黨及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勵邁進，以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以達國家民族自由平等與增進國民幸福的目的而已。無論在原則上或條目上講，這確是當今中國一個重要文獻；而且是一個當然的，必然的，願乎自然，應運而生的一個重要文獻。所以一經公表以後，全國國民幾乎沒有一個不表示樂於贊同，樂於接受，樂於擁護。這，表面上雖然是由中國國民黨制訂出來的文獻，而從公表以後國民的反應看來，却無異是全國國民制訂出來的；因為大家對於這個綱領都有「實踐我心」之感，而從內心上反應出同情的共鳴，這就無異由中國國民黨觀察全民族內心的願望，根據其共同的不成文的願望，制成一成文的憲章了。因此，與其從形式上說這個綱領是中國國民黨制訂出來的，倒不如從骨子裏說，牠是中國國民黨代表全民族的願望制訂出來的，更加來得真切。這裏，可以說明中國國民黨確能把握着全民的願望，確能領導全民族，確是代表全民族的政黨。這裏，可以證明所以必須以三民主義暨 總理遺教為最高準繩，所以必須集中全力在中國國民黨及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勵邁進的，不是人為的，勉強的，而是自然的，必然的，願乎天，應乎人的願望不破的真理；絕對不是盲從，不是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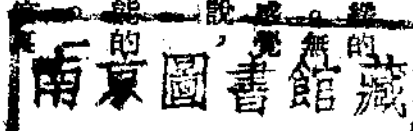
(一) 怎樣使這個綱領變成細目，變成方案——各個部門的，同時又是整個的方案；
(二) 怎樣使這個方案一一圓滿的實施出來，並且獲得預期的效果？

關於第一點，當然有待於各部門的專家和總攬全局的通力詳密設計。設計的時候應該注意：

子、從需要的程度上分別緩急。據最重要，最不可緩的事情先行計劃。不可再蹈以往面面俱到無所不包的覆轍。無所不包，面面俱到，往往會使人眼花繚亂，沒手抓，感覺件件皆要做而件件皆不能做，以至於一事無成的。這是說，不要太多。

丑、從可能的程度上分別先後。據可能的和勉強可能的事情先行計劃。不可再蹈以往一步登天的唱高調的覆轍。一步登天的高調，往往會使人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着月底的桂枝徒然歎氣，而至於水裏撈月的。這是說，不要太難。

寅、要顧到各部門的分別發展，同時要顧到通盤的協調。各部門的計劃，一方面要求本身的发展，一方面要顧到全盤精神的一貫，以及各部門相互間的聯絡。不要再蹈以往各打各的鑼鼓的覆轍，也不要再蹈以往萬能設計家的覆轍。單憑專家設計，容易流於偏狹；單靠通才設計，容易流於空泛；必須專家和通才共同合作起來，才能切實而又協調。這是說，不要太偏或太空。



卯、要顧到空間和時間。那幾件事情要在國外辦的。那幾件事情要在國內辦的，那幾件事是在全國通行的，那幾件事是在國內或國外某一個區域或某一個地點辦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規定。那幾件事要在何年何月開始，那幾件事要在何年何月完成，那幾件事要在何年何月做到某種程度或某一個階段，要有一個準確的，至少是近似的估計。不要再蹈以往空說要辦某種事情而不說出在什麼地域或地點，在什麼時間或時限去辦的覆轍。不指定時間和地點，是很容易流於徘徊與觀望，而終至於因循延誤的。這是說要限時限地。

辰、要顧到物力和財力。那幾件事情需要若干資源或設備，那幾件事情需要若干經費，那幾種資源或設備取給於國內某一個地域，那幾種資源或設備取給於國外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國家的某一處殖民地，若干經費取給於國內，如何籌措，若干經費取給於國外，如何商借，皆須有一個通盤的打算。不要再蹈以往空說做事而不預先打算做這些事的物力和財力如何取給的覆轍。空談做事而不打算到必不可少的物力和財力，往往會因無米而使巧婦難為炊的。這是說，要預籌做事的資力。

巳、要顧到人力。那幾件事情需要某一部門某種程度某種方面的專門的技術人才若干，那幾件事情需要某一方面某種程度的管理或事務人才若干，那幾種人才可取之於國內，那幾種人才須借才於國外，現有某項人才若干，需要某項人才若干，某項人才如何徵集，如何訓練或培植，以補現時之缺，以供

將來之需，都要有一個通盤的估計和籌劃。不要再蹈以往空說做事不計人才的覆轍。空說做事不計人才，會有急欲嫁人的老處女隨便嫁一個並不稱心的男人或竟找不到男人而抑鬱終身的現象的。這是說，要為事儲才。

此外當然還有許多應該注意的事情，這裏不再多說了。總之必須要不避繁雜，審慎周詳，實事求是，所定的方案才可以行得通，才可以有達到預期目的的希望。

關於第二點，當然有待於通國人士共同努力去分工進行。進行的時候應該注意：

予、主管官應該把他認清是「事業」，不僅是「公牘」。不僅把他頒發並承轉下去，必須把他推行到應負直接督促或辦理責任者的身上去，必須使他照預定的計劃一一見諸施行，必須使他由書面的文章變成實際的事業。就令不出國門，固然不足以成事，公文出了衙門就算完結了主管機關或承轉機關的責任，也不足以成事。這是說，必須循名以實實。

丑、實際主辦的人員應該把他認清，是「事業」，不僅是「公牘」。接到了這方案以後不要僅僅以「奉此」了事，還要「遵即」奉行。不要僅以官冕堂皇的「呈復」了事，要拿出真實的成績來給人看。這是說，必須實事求是。

寅，要幹到底。這一個方案確定了以後，無論如何，要有貫徹始終，不輕易更張的決心。不要再蹈以往朝令夕變的覆轍。換一個長官發表一篇政見

，換一個長官重定一個方案，從一方面說，似乎是求進步，有作為的現象；從另一方面說，却抹煞了政策的一貫性和成功立業的時間性。常常變革，莫說是不容許有「以底於成」的時間，也足以使人無所適從，甚至使人看穿不久仍會要一筆抹去的弱點，而袖手等待下次的變革。等時那可以不須繳驗成績的時機的到來。至於若干長官以發表政見重定方案為一新耳目的惟一的目的，不川說是要不得的。今後各級官吏，只要埋頭推行已定的方案，不許亂發政見，亂定方案。就是原有的方案有若干不妥當的成分，也只要在事實上謀補救，不須在表面上求更張；甚至應當如軍隊一樣，對於長官誤發的錯誤命令，也要絕對服從。必須有這種幹到底的精神和決心，才能成功立業。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的表面文章裏，是翻不出什麼道理來的。這是說，不要隨便更張。

卯，要信託人。既然責成某人辦理某項事情，除去在事業方面嚴密督指和監察以外，應該要絕對信託他，保障他。使他能安心繼續辦下去。不要再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覆轍，隨便變更辦事的人員的身價並保障其生活的穩定，是使他盡忠職守的必要條件。這是說，不要常換人。不要輕視屬員。

辰，要計日考成。某項事件原定何時開始，就非按時開始不得。原定何時成功，就非依限完成不可。原定何時做到某種程度或某一階段，就非依限

做到某種程度或某一階段不可。要考核他的進步，同時要考查他的實質。考查以後，有功要賞，賞必「信」。有過要罰，罰須「必」。必須如此，才可起興致，立起威信，使一切辦事的人知所奮勉，使所辦事業得到預期的收穫。這是說，要賞罰嚴明。

抗戰建國綱領的實施，當然是一件極艱鉅的工作。要使他能够一一見諸施行并且行之而有效，非在擬具計劃的時候以及實際推行的時候，詳密打算，剛果進行，不足以望其有成。以上所舉，不過提出幾點粗淺的意見，說明一條實施的路向，藉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主要的意思是希望這一個重要文獻，從實際的努力，達到不折不扣的預期的目的，使他變成真實的史實，劃時代的史實。

紙彈與砲彈

綠

密勒士評論報在「日本的宣傳小冊子」一文裏，說日本在最近五年中，用外國文字印行了無數的雜誌，書籍和小冊子，宣揚日本的文化，到戰事爆發之後，日本的宣傳品又飛速的印出來，差不多兩倍於在華所投的炸彈數量。日本爲要博得世界的同情而在印小冊子方面所耗的金錢，已達到他在中國所耗費於彈藥的總數的一個極大的百分比了。

日本把紙彈與砲彈看得同樣地重，用種種宣傳蒙蔽世人的耳目，我們爲糾正日本人的宣傳和改新世界各國人的視聽計，我們應該也要把紙彈加速的製造出來，射到各地，去粉碎敵人的謬說。

一黨政治與中國

葉青

近代的政治是政黨政治。但這種政治在今天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多黨政治」，即國內有很多黨的黨存在，互相競爭，那一黨爲人民所選擇，便掌握政權；及到它失敗後，別的黨便起而代之；有時某些黨或一切黨聯合起來共同掌握政權。另外一種叫做「一黨政治」，即國內只有一個黨，就是選擇政權亦始終在它手裏，民爲選擇，政權便爲它所壟斷，所以一黨政治又叫做「一黨專政」。

中國對於這兩種政黨政治形式應該採取那一種呢？有的人主張多黨政治，有的人主張一黨政治，發生過討論。這種情形，在民族命運已因日本帝國主義底軍事侵略而瀕於千鈞一髮的今天，不僅同樣地有，而且應該訴諸最後的解決，提到實踐日程上來。因此，我們更有把那個問題弄明白的必要。

主張多黨政治的人，他們底理由第一不外乎說歐美各國在從前皆是多黨政治，就是到現在，好些重要國家特別是民主政治國家如英如美如法等，莫不實行多黨政治，一般國家既然如此，中國又何獨不然？這個理由，很顯然地是說，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多黨政治，我們怎可不跟着實行？這把中國底情形看成與各國相同去了。其實，中國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不是美國，中國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有它自己底特殊性。而此特殊性，乃是中國之所以

爲中國的所在。一切主張，必要適合於此特殊性纔行得通。所以英法美等國及歐美大多數國就皆實行多黨政治亦不能說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政治。

中國有甚麼特殊性呢？很顯然的，英法美等國及歐美大多數國之造成今日所有的近代的，集權的和繁榮的國家，一般地說，是隨着時間底前進和發展底步驟循序漸進的，帶了濃厚的自然生長性。中國在這裏與它們不同。它是後起之國，要達到它們，必須迎頭趕上去，其不可避免的過程，亦採取迅速方式，它們走了幾百年的，我們要在短時期內走完。因此，國內不可發生政爭和政潮，以自費我們底精力和時間。如果對於政黨政治採用多黨政治底形式，那就必然發生政爭和政潮，並且黨愈多則政爭和政潮也愈多。法國就是一個例子。法國底黨之多，在歐美各國說來，怕要數第一。然而它底內閣時倒時組，其數之多亦爲歐美各國冠。反之，一黨政治的國家，如俄、如意、如德，則政府鞏固，幾無政爭和政潮可言。中國要避免政爭和政潮，把我們底精力和時間全用於趕上歐美各國方面，那就非採取一黨政治不可。在歐美那些採取多黨政治的國家，它們底一切都上軌道，並且走到登峯造極的境地，發生政爭和政潮，於它們沒有甚麼損失。但在中國而發生政爭和政潮，如果像法國一樣，就很不

經濟了。那可以便它不能在短時期內趕上它們。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其次，中國比歐美各國特殊的是它們在由封建到近代階段時沒有受外國底侵略，民族獨立；中國在這個時候受外國底侵略，變成了被壓迫民族。因此，我們底工作不止是趕上歐美各國，還要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而抵抗侵略是一個力量底問題，沒有力量，用甚麼去抵抗？力量之造成，除用趕上歐美各國的方法外，就須把現有的力量集中起來，不使分散。而且用趕上歐美各國的方法造成的力量，亦須集中統一作用。所以集中力量是抵抗侵略的一個原則。否則不僅力量分散，作用不大；而且力量分散之結果，將造成種種衝突，互相消耗，無法抵抗侵略了。多黨政治產生政爭和政潮，必然走到這種境地。所以多黨政治不適宜於中國。如果說各黨聯合可以救濟多黨分立底缺點，不妨多黨存在，那就必須知道聯合這種集中力量底方式遠不及併合各黨而成一大黨之為好。在歐洲各國，社會進步，民族獨立，內部種種特殊要求可以發展，不妨平時多黨分立，戰時多黨聯合。中國不然。它底現在，內以推動歷史走上近代階段為務，外以抵抗侵略完成民族解放為務，實無發生任何特殊要求之可能，根本不需要多黨分立。這當然不如率性採取一黨政治了。如果此時頭先多黨分立後纔來多黨聯合，豈不等於已經知道天足之必要而要來一個先選足後又纔放脚那棒的一番麻煩嗎？這是枉費人力的事，根本不應該有。

從此種種，可知多黨政治不合於中國底特殊情形。合於中國底特殊情形的是「一黨政治」。因此，多黨政治就行於歐美各國亦不能證明其可行於中國。它們底經驗終歸是它們底經驗。這便是我們反對多黨政治主張一黨政治的理由。

如果你不以為然，那就請把中國實行多黨政治的經驗回顧一下吧。在滿清末年，有很多黨如興中會、同盟會、保國會、政聞社、憲友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等；在民國初年，除同盟會及後來又與別些小黨聯合成一國民黨外，有很多的黨，其合併結果則有與國民黨並立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等；以後國民黨分裂為五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組為進步黨，此外又出現有大中黨、公民國黨、民憲黨，不久國民黨解散另組中華革命黨。如果由此敘述到現在，要很多篇幅，恕不一一。總之，由滿清末年第一個黨與中會起到目前的抗戰時代止，中國所有的黨多到不可勝數。然而在國民革命時代以前的，除開國民黨外，全都消滅了。其在國民革命時代和統一戰爭時代出現的黨，為數雖然不少，但到今天，全都沒有成功。並且有的解散，有的投降，其餘亦皆跟着國民黨走，有併入國民黨的可能。即使未併入，亦無獨立的主張和力量，因此它們也是等於無了。而且抗戰一延長，其併入或消滅都屬必然。這不是中國不宜於多黨政治的證明嗎？這又不是中國宜於一黨政治的證明嗎？

同時，這四十年底歷史還包含有如次的幾個可注意的事實。第一，自有黨以來，只有孫中山先

戰局綜覽

步入嚴重階段 之津浦戰事 柳建

最近一週間津浦戰事，已轉入嚴重階段，中外莫不矚目。悲觀者謂以日寇大舉進犯，不但四面圍攻徐州，亟圖打通津浦綫，抑且侵擾閩省沿海，海陸齊用，南北併進，夢想於短期內消滅我主力，以遂其速戰速決之野心。在此嚴重局面之下，認為我將難於應付。其實，我們如果從整個戰局，以及從兩國作戰的戰略與士氣上去觀察，現階段之戰事，雖屬重要，但仍於我有利，且敵必將自速其崩潰。

敵自東戰場佔我南京，北戰場奪取濟南後，即積極企圖打通津浦綫，使南北呵成一氣，不惟敵海陸軍可取得重要聯絡，而敵在南北所擷取之重要地區，亦始能臻於鞏固。初採用南攻北守政策，淮河一役慘敗之後，敵止於蚌埠不能越鐵路一步。南攻企圖失敗，乃改用北攻南守政策，乃一敗於臨沂，再大敗於台兒莊，死傷萬餘，士氣沮喪。此役，敵曾通津浦綫之計劃，固告失敗，而魯南已得之要點，亦幾不保。敵此次侵戰，始用速戰速決策略，及見我上下精誠團結，抗戰之心不稍動搖，并且愈打愈堅強，愈打愈有辦法，乃不得不耐着一頭悶氣，賊營長期戰爭，以為應付，并迷惑國內人民，以掩蔽其失敗痕跡。其實敵予吃苦連，苦慮只有日軍閱肚與明白。台兒莊一役，敵始發覺我新戰術運用之成功，乃士兵作戰之勇敢，進攻能力之偉大，始悟長期戰爭，却予我以準備補充機會，正隨我計中，復以寇陸相杉山一度來華視察戰事之結果，認為非對我猛攻速決，不能解決，加之寇內在矛盾，因戰事延長，愈形尖銳化，寇國內報紙，幾於不約而同的建議政府從速結束戰事，實則暗示政府以大力

生領的黨，即首先名與中會、其次名同盟會、再其次名國民黨、又次名中華革命黨，最後仍名國民黨的那一個黨纔有四十幾年底壽命，此外的黨旋生旋滅，其存在較久的不過十幾年。第二，在這幾十年中受政府壓迫和敵黨攻擊很多的，當以國民黨為最，它在這種情形下亦經過了不少的分裂、合併、改組，然而至今不獨依然存在，并且掌握政權。第三，在近十幾年中雖有與國民黨同種受過很多壓迫和攻擊，亦同樣經過內部紛爭還能在的黨，然而其存在底基礎在於國外來的物質（金錢）援助和種種援助，與國民黨之憑藉自己底力量來謀生存發展者迥然不同。第四，在四十幾年中，成功的只有國民黨，它不特掌握政權有十幾年，現在的政權日益鞏固；而且做了很多事業，如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國民革命，統一戰爭，抗日戰爭至於把它底黨史變成了近幾十年底國史。這四個事實，是中國實行多黨政治所得的結果，因而是四十幾年來的寶貴經驗。它告訴我們，中國之所宜的不止是一黨政治，而且這一黨就是國民黨，換句話說，中國所宜的是國民黨底一黨政治，即國民黨底一黨專政。

凡此種種，都是中國試驗政黨政治的結果，並非一人之私言或主觀的幻想。根據這種試驗，根據幾十年底試驗，我們可以得一結論：中國確自有其特殊底存在，宜於英法美等國的多黨政治不宜中國，因此我們不能根據英法美等國底事實在中國來主張多黨政治。

但是那些主張多黨政治反對一黨政治的人却不

注意中國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他們底根據是民主主義，這就無異於說，要多黨分立，才有民主。如果採取一黨政治，那就是一黨專政。其結果，必然造成一種專制局面，壓迫人民。所以一黨專政與民主不相容，它是反民主的政黨政治。

從方法上來說，這種意見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它之主張多黨政治，所根據的乃是一種原則，即所謂民主主義者。換成別的話，它是為了民主主義而主張多黨政治。這很顯然地犯了觀念論底錯誤，一點也不合於科學。依照科學，主張根據客觀的事實，不可以主觀所願欲的為憑。所謂客觀事實，在主張多黨政治上就是中國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要中國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宜於多黨政治，主張多黨政治纔有堅固的基礎。并且，多黨政治也纔行得通。然而主張多黨政治的人不肯這樣，那末他用的方法便錯誤了。其主張就不正確。這是我們首先要批評的一點。

從理論上看來，這種主張底本身也不能成立。固為所謂民主，不外乎選舉和自由二者。多黨分立，固可實現選舉和自由，一黨獨存，亦可實現選舉和自由，前者底事實，有英、法、美等國存在；後者底事實，蘇聯便是一個例子，據中國今日大叫民主有些人看來，蘇聯的行的新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他們對於它竭盡頌揚底能事。然而在蘇聯新憲法下的政治，依法是一黨政治。從新憲法起草、通過并施行以來，興了幾次巨大的黨獄，在政治上的托洛斯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布哈林派均不

猛攻速決。這在羞恥的失敗之後，在杉山猛攻速決策略新決定之後，在國內輿論許許之下，為挽回頹勢，軍振所謂「皇軍長勝」口號起見，乃不惜頑強的圖最後之一逞。於是調遣最新式高度機械化部隊，及從各戰場抽調大兵，集中於津浦綫，南北夾攻，更採用外線大包圍戰術，進攻合肥，侵擾閩省，假如下徐州，更為策應計，進攻合肥，侵擾閩省，假近津浦綫戰事，乃步入敵人的重圍。因之，最而我軍於最近戰事，乃步入敵人的重圍。因之，最日可觀。最近戰事，乃步入敵人的重圍。因之，最注視。魯南之敵無不積極行動，我則不時出擊。蘇北之敵佔我阜甯後，向海州進犯，現被阻於灌云。此路之新安鎮。魯西由濟南南下之敵，最可注視。此山，現在獨山集羊山集激戰中。由魯東侵魯西之敵，亦分二路：一由濮陽經桑村渡河奔汝城民權，現被我擊退。一由濮陽渡河，現已越鄆城進犯。野我擊退。一由濮陽渡河，現已越鄆城進犯。肥我擊退。一由濮陽渡河，現已越鄆城進犯。在我掌握中，敵後路斷絕。由蒙城北進之敵，改犯永城，期突破我礪山宿縣間之聯絡，分二路進犯，一由公路直趨徐州，一由礪山與魯西之敵會合，此線十五日將我創之於礪山，勢相掙。我已轉機向延津伸展，但在山地中，敵必遭失敗，而自速其崩潰。

從整個戰局上看，敵雖在津浦綫上猛犯，但其各面不致鬆懈，我已乘機反攻，平津，晉綏，江蘇方面，我已有重大進展，晉省我已向臨汾挺進，同濟線敵已恐慌。退一百步說，敵即繞俾在津浦綫上勝利，而前此所付極大代價獲得之各地點，又為我收復，敵仍是利不償失，我仍有利。再從我敵戰略上土氣上看，敵利不償失，我仍有利。再從我敵戰。祇要決心戰爭，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故敵雖能猛攻，但不得速決，此漲彼落，敵必疲於奔命；我則萬眾一心，愈戰愈銳，敵終將喜竭而潰。黎明之前，必經漫漫長夜，努力以赴之，沉着以應之！毋可慮亦毋庸慮！

說實話做實事

光華

中國向來有句勸人說老實話，便是「實必由衷」，這是說：一個人口裏所說出來的話，一定要是從他心裏發出來的；本來無論誰說話，都是要從心裏發出來，這不過都是勸人說老實話，不要不經過詳密的考慮，便隨隨便便地從口裏說出來！

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要倒「知易行難」為「知難行易」？因為有好些人強不知為知，只能隨便說空話，結果便感覺得實行的困難。如果我們能深切求知，便「知行合一」，而知即行，那麼「行」有什麼難？

當茲中國正與強敵拚死抗戰之時，全國的部門都應一致的團結團結，開誠佈公，合力救國，這是最迫切的要求！而「知行合一」、「說實話幹實事」，更是在目前加緊全國團結中一個基本的條件。口頭上說起來，誰不知道「說實話，做實事」是應該的，誰會承認自己是在說空話，幹假事？可是在，平時，就是說空話幹假事，其影響還小；在這國家存亡千鈞一髮的時候，如果說了不算，做的假的，那影響所及，恐不只個人受害受累，而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和前途。也將因此遭遇莫大的損失，而為之葬送！因此，筆者雖覺此區區小節原係「老生常談」，仍有提出來說一下的必要！

我們如用客觀的眼光，來分析一般人們對說話做事的關係的態度的時候，會立刻發現到其中的形

允許存在。依我看來，蘇聯所實行的不僅是黨外無黨，而且是黨內無派。這在中國今日大叫民主的有些人看來，并不妨害蘇聯之為最民主的國家。那末為甚麼中國底民主就非多黨分立不可呢？很顯然的，一黨專政與民主相容，多黨政治與民主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

凡此，不是根據民主原則來主張多黨政治也不能成立的表明嗎？民主主義并不會幫助多黨政治絲毫。同時，它也無礙於一黨政治。因此。中國究竟應該實行多黨政治或一黨政治的問題，要從它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上着眼，如果它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合於多黨政治，那就應該主張多黨政治。反之，它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合於一黨政治，那就應該主張一黨政治。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這裏。

這樣，問題便解決了，如前所說，中國底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都表明多黨政治不適宜於中國，要一黨政治穩適宜於中國，這是很科學的道理，無人能反對。

進一步說，這種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又都表明此一黨政治就是國民黨掌握政權，歷史經驗底表明非常顯然。多黨競爭歷史淘汰底結果只有國民黨總勝利，總至今掌握政權不倒，而且日益鞏固。特殊情形底表明，就在其中。至於國民黨之為中國山封達到近代階段中的唯一革命黨和在中國淪於被壓迫地位的唯一民族黨二點，當然其適合於特殊情形

的所在。這也是很科學的道理，無人能反對。

然而竟有反對的人。他們不僅反對一黨政治，并且反對國民黨底一黨政治。他們把國民黨底一黨政治認為是「毫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關於這點，我會經過如次的一段話：「現在的政治并不是封建的，所以政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底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底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自任的。它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為旗幟。而它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的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民主在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它顯然可名為「國民的民主專政」，如果把他說為「毫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那便錯誤已極！」

因此，反對國民黨底一黨專政並沒有理由。而這些反對的人多是有黨的人。所以他們底真實理由，在於為他們黨要求存在，要求政權。只有他們在國民黨之外另組有黨，不得不反對一黨政治，反對國民黨底一黨專政而主張多黨政治。那末他們底真實理由便是主觀的需要，一黨一派底利益了。這是完全沒有站在客觀事實上着想的，因而大有背於民族利益。我很希望他們在今天民族命運十分危急，必須集中力量以爭取生存的時候，拋棄其主觀的和黨派利益，解散自己底黨，一齊加入國民黨。

形色色。這事分兩面來觀察；一方面是說話先於做事，一方面是做事先於說話，而兩面却各有其利弊在！

就說話先於做事這方面來說，我們看到兩種現象：

第一是說了話不做事；

第二是說了話就做事。

說了話不做事，那完全是欺詐哄騙的行爲，「指空賣空」，「巧言令色」，說的時候花言巧語，做起來成蹟毫無，這種有名無實，不負責任的行爲，無論從那方面說，總是要不得的！

說了話就做事，總算「差勝一籌」，然而其中也還包有三種不同的情形：

有的人，說了什麼話，做到什麼事。這種人是有志氣的，有信義的，是忠實的。因爲有志氣，所以他能下了決心去完成他的使命，因爲他顧及信義，重視信義，所以他能不避艱難困苦，以堅毅的努力，信守其自己的諾言。又因爲他是忠實的，所以他能做什麼事才說什麼話，決不吹噓，而腳踏實地去幹，這便是「實幹」，這是最理想的人，也便是最理想的做事的態度。

有的人，說起話來是偉大的，做起事來畏縮的，這種人或許也想辦事業，做點成績，可是既沒有做事的本領，又缺乏忠實的態度，結果便流於浮誇與誇張，而無切實的貢獻，這也是要不得的。如幹革命工作的人，嘴裏說的是天花亂墜，真正從事實際的工作，却畏縮不前，敷衍了事，整個革命

準備今日之一百年戰爭

楊蘇陸

在歐洲中古時代，英王愛德華第三懷着野心，濫稱法王，並與法國之亞奎丹爲英國事實上之殖民地，叫法國人供給他的製造原料，消納他的生產商，法國人不堪英人政治上的兼併和經濟上的榨取，乃起而與英國抗戰。在抗戰的過程中，法國因爲實力抵不上英國，會接連地失去了西部許多地方，又因爲國內有許多奸人與英人勾結，軍事上蒙受了不少的打擊。可是法國人認識了「民族生存，國家獨立」的道理，終於先由安達克一女子初解阿爾良城之圍，繼大敗英人於巴德，復由查理第七勝英人于福爾米尼，再敗之於加斯的雅，把英國人逐出了法國境土之外，恢復法國所失去的土地與權利，計此次戰爭始於一三三七年，終於一四五三年，史家稱爲「百年戰爭」。

我們今日之處境與中古時代的法國正同。我們的敵人做着併吞我們的迷夢，并不會因台兒莊的慘敗而醒悟過來，就是將來他再遭受類如在台兒莊的慘敗三四次，決不會就此甘心，掩旗息鼓；更兇暴的殺戮，更殘酷的轟炸，還在後面迫着我們非迎戰不可。

自抗戰開始以來，會有許多人用望遠鏡觀察天文的方法，看出日本在國際間孤立的危險，不久就要失敗，也會有許多人用顯微鏡檢驗實物的方法，

看出日本內部支離的狀態不久就要自揭免戰牌。這些估計，不過只在我們抗戰必勝的理論上多找幾個證據，如果完全去重視他，那確乎不能。日本軍閥所認識的是武力，他們堅信武力可以征服中國，自戰事開始，他們便宣稱要對中國問題作根本的解決。所謂根本的解決，就是要使中國成爲事實上的「地理上的名詞」。日本軍人犯世界萬國之顏，如此倒行逆施，如此頑梗兇殘，要他翻然悔悟，沒有二條路走，只有以長期戰鬥來懲報他，消滅他。命第一規避，中國便加入猶太、印度、朝鮮的行列。

所謂長期戰鬥，的確要估得很长，長到如法英百年戰爭那樣。事實上，近代的戰爭，當然不會長到一百年。歐洲大戰，那末慘酷，也只有四年。然而中國至少要如此打算，要如此準備，小勝小敗，無關於當前戰鬥之得失，一地之淪陷，與一地之復，也無關於中國最後勝利之決定，此時距最後復決日本之時還早，還有九十九年的仗要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去打。茫茫前途，悠悠歲月，非艱苦卓絕，不足以克服艱難險阻，爭取光明之路。

坦率地說，中國國民今日要擔任這「百年戰爭」的重責，心理上的準備實在不够。恐日病的病源菌在戰事稍遇頓挫之時，便加強地繁殖着，蔓延着

工作因此所受的影響是可想像的。

有的人，說的話是那樣，做的事是那樣。

這是一種最可惡的現象，也是最嚴重的問題。

這種人多是「口是心非」，實在便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爲了企達到某種詭秘的目的，竟不惜犧牲一切，做出種種卑鄙醜惡的勾當，隱蔽政府，欺騙社會，阻礙事業的進展，而影響整個計劃的進行。社會一般人士，爲其花言巧語的宣傳所誘惑與欺騙，其明個中真相，一時雖無法判斷，但明眼人早經識破一切，識破其詭詐與陰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豈可「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這樣的行爲一定不能爲人民所信任，更不能博得人民永久的同情和贊助，更那料到什麼革命和抗戰？讀者們，請判斷一下：這種的人，這種的態度，在這種倭抗戰的時期，是與得的嗎？

再就做事先於說話來說，我們也很容易的看到兩個顯著的不同的現象：

第一是做了事不說話；

第二是做了事再說話。

第一種人是做了事不說話，便是儘管在埋頭苦幹，而不求人知，所求「只求在我，不問他人」，這種人的態度是忠實的，高超的，異乎平常的，這非有大智的人是辦不到的，大概受中國舊道德黨陶鍊深的人，多持有此種態度，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固有美德之一。可是，循以新道德的眼光及科學化的精神，却又覺得這種態度尚非盡善盡美，因爲做了事不說話，做事者一味在苦幹，而社會一般人士却

這非得醫治不可，非得淨滅不可。恐日病的病源。是兩種因素組成的：一是「看重個人，看輕國家」。前者是對抗戰必勝始終在懷疑，因懷疑生懼怯，其結果非僅不能赴湯蹈火，前仆後繼，百折不撓，再接再厲，並且只顧念自己的身家財產，妻室兒女，把民族國家的存亡不放在第一位想；後者是因循苟且，敷衍塞責，得過且過，如死屍人，其結果不僅是不盡責，並且還要誤了國家各部門的要務。這實在對不住政府，對不住領袖，對不住國民。

魏默深先生說：「去海上之賊易，去心上之賊難」，邵元沖先生說：「中國最可怕者：中國人怕日本」；日本最可怕者：中國人不怕日本。中國人而有恐日病，怎麼能担負「百年戰爭」的重責？古之聖人哲士勉人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便是針對「看重個人」的人而發的。因爲天下事確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爲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忘記了個人，做出驚天地，泣鬼神，浩氣長存，凜烈萬古的事業，這在個人是最有意義與價值的，如果是「臣憂門戶君憂國」，必然的結果便是「門戶成時國已亡」，因此我們要担當這「百年戰爭」，「看重個人，看輕國家。」的心理絕不能有。

英國有句格言說：「英吉利希望每一個人盡忠他的職守」。英國國民無論那個都該深深地將這句話刻在心版上。英國公私各機關不負責的人實在很少。今日中國是在什麼時代，還能有因循苟且，敷衍塞責的人嗎？因循苟且，敷衍塞責，便是「看輕

個人，看輕國家。」一個人人生在世，當然要爲國家做事，盡力的做事，選擇的人生才顯得有意義。個人爲了生活有意義，終不辭辛苦，爲國效勞，對自己的職分上的事絲毫不放鬆，不苟且，這便是一個生氣蓬勃的人。中國今日的國民如果個個都是這種生氣蓬勃的人，日本併吞中國的迷夢自然會醒，難道真要打一百年嗎？

爲了這，作者認爲有下列幾件事要即刻做：

加強訓練 這兒所指的訓練是指的精神訓練的成分居多，是指的訓練行政官吏的成分居多。官吏不慌張，老百姓可以鎮定下來，官吏不怕，不露佔公家的交通工具而裝走自己的太太，小姐，馬桶，老百姓就是再犧牲重大些也沒有怨言。官吏不貪不污，老百姓就是沒有飯吃而盡所有積蓄供獻給國家也是高興的。「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邪就要受罰，他們受了訓便自然地領念領袖公忠爲國的苦心而有以自效，再也不把「個人」放在第一位了，廬山訓練，便是有力的證據。

加強賞罰 現在國家對失職的軍人罰，對盡忠的軍人賞，全國人莫不稱道。可是另外的國家公務人員，盡職的固然很多，敷衍塞責的也不能說沒有。國家爲支持長期戰爭，應該有一種新的賞罰制度及於全國的公務人員。如能這樣去做，並且毫不放鬆，一定可以振奮全國人的心理。

加強統制 現在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時候，一切利益均應歸於民族國家。一切經濟上文化的事業，均應有嚴密的統制，使投機取巧之徒無從立足。一部「抗戰建國綱領」沒有人不贊同，問題是在趕快做，趕快在做的時候有嚴密的統制。必如是始能「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必如是始能擔當今日之「百年戰爭」。

因對你爲人和你所做的事不了解，甚且發生誤解，發生岐視的心理，結果一定是得不到他人的同情和幫助，或竟被人所阻撓，而不克順利進行，至於你所做的事，是否適當，也無從從中識者善意的指正而不能由小及大，漸次發展。所以我們可以說做事不說話的態度，已經是不適合現時代了。例如過去幾年來真正從事鄉村教育鄉村建設工作的人，大家都在埋頭苦幹，不事宣傳，結果便因未曾獲得社會上大多數人士及行政當局之贊同，而不克獲得應有的合理的設施和推廣，這便給予我們一個絕大的教訓。

第二種人是做了事再說話，在先說話後做事的一類人當中，除了「說什麼話便做什麼事」的人以外，別的還有什麼人是值得我們稱讚的？因此我感覺到做了事再說話的人，總還比說空話或說了不願做的好些吧。可是其中：

有的人是：做什麼事就說什麼話。她不做事便不說什麼，做了什麼事，便老老實實的說出他所做的事來。他對事很認真，很忠實，很懇誠，他能「被導」，事後說出來，也還可以獲得他人的糾正。以便改進。可是，他事前沒有向人家說話，在實行時很難得到他人同情的幫助，只好匹馬單槍去担負一切，如果孫中山先生首倡革命的時候，不從事宣傳的工夫，不設法覓取革命的同志。只是一人在幹，結果能幹出那樣轟轟烈烈的革命偉業？

有的人是：做的事是有限的，說的話是誇大的。本來事情已經做過，無論怎樣說話，除個中人外，誰也無從判斷其真偽。我們在報上時常看到某處

今後科學運動之趨向

黃香山

在臨全大會宣言許多對內對外方針的宣示中，會鄭重指出今後科學運動的三個原則，即（一）當使科學技術與社會制度相貫通，（二）物質與精神相貫通，（三）理智與感情相貫通。這是有關抗戰建國前途的一種極重要的啓示。接着汪精衛先生在「犧牲精神之提起」，周佛海先生在「抗戰建國的兩個要點」先後兩篇廣播演詞裏，均會根據了這一啓示，而有所引伸和論列。筆者對此，也頗感覺興趣，因也不憚詞費，大膽地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我們深知中國的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國民革命運動，是始終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的推進，發生着根本的抵觸，決不能同時共存；即這次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的抗戰，遲早總是無可避免的一個階段，遲早總是我們建國進程中，所必然要爆發的一次大決鬥；倘使沒有這一次的大決鬥，我們決沒有嶄露頭角建立起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所以我們的這次抗戰，決不是突發的偶然的或是勉強應付的；因此我們便得排斥一切「臨時抱佛脚」的盲動的觀念。我們要堅決的乘時奮起，「以沉毅勇壯的精神，腳踏實地，從事於心力物力之充實」的遠大的科學運動，來支持持久抗戰的局勢，來確立建國大業的基礎。

而這一充實心力物力的科學運動，決不僅是科學的技術問題，同時必使其能與社會制度相貫通；也不僅是物質的設備問題，同時必使其能與精神

作用相貫通；更不僅是理智的繁榮問題，同時也必使其能與感情的激發相貫通。這是宣言對於今後科學運動的指針，也是今後科學運動所必遵循的合理的趨向。

關於第一點，科學技術爲什麼必須與社會制度相貫通呢？原來大多以爲科學問題，大半就是技術問題。例如機器是工業生產的手段，而怎樣發明製造和使用機器，來做發展工業增加生產的手段，是科學的問題，也就是技術的問題，這固然是不錯的。可是由於機器之發達，造成了工業革命，由於工業革命高度的進展，造成了貧富階段的對立，勞資糾紛的蜂起，生產過剩的重壓，和工人失業的日趨嚴重等等矛盾，傾軋、和衝突的現象，而逼出新的種種社會革命的巨潮；這正是明白的說明了科學技術沒能與社會制度求得協調的結果。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如果我們在今日來言推行科學運動，而猶不能考慮到這一點，那將是一個莫大的錯誤！昔當中國和西洋文化接觸之初，國人偶然看到列強的新式武器、交通工具、和生產機器等，便認定這些東西，即是列強所以克敵國富兵強之由，於是也就大倡「西學爲用」，也來做造並使用這些武器和工具。滿以爲得勝一舉，中國必能立刻富強起來，足與列強相頡頏了；其實，即使當時這種皮相的模仿，能夠獲得了順利進展的機會，料其結果，亦必不免於重蹈資本主義國家的再鬧社會革命的覆轍。爲什麼呢？因爲科學技術的提高，固極重要，同時，隨着科學技術廣遍的應用與高度的發達而來的

集會的消息，說到會幾千幾百人，開會情形如何熱鬧，開會結果如何圓滿，說得「天花亂墜」，其實那有那麼一回事！美其名曰「新聞政策」，真是罪過！這比做什麼事便說什麼話，又差一等了！

更有的人：做的事這樣，說的話是那樣。事後他可報告給別人的，完全假的，不啻為「空中樓閣」，却原是「向壁虛構」；其用心固不可思議，其目的無非是「沽名釣譽」，奪利爭權。對事業固不忠實，對社會國家和民族，尤屬不可饒恕的莫大罪人。

分析一個人對說話與做事的態度，竟有上面八種不同的姿態，「做人」真不容易，這是我隨之而發生的感想。

總起來說：做事與說話，雖然是行動，兩種不同的行動；可是我們應該使二者合一，說的便是做的，做的便是說的，做的說的是一件事，是一件同樣大小輕重的事，這是應該的，這是合理的。至於那種「口是心非」的人，說的話是這個樣子，而做起事來却是那個樣子；或者明明自己做的事是這樣，而事後向別人說却是那樣，或流於險詐，或流於浮誇，這種欺騙的手段，這種詭詐的態度，稍有智識的人，稍有批判的能力，誰都可以指責明白，這是最要不得的！

「說實話，幹實事」是在目前全面抗戰中一個基本的條件，這在本文裏頭，已首將此義揭櫫明白：如果在這樣的千鈞一髮之秋，而竟有人還在做着「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以動聽的誘惑的名詞，甚至加上形容詞和副詞，以吸引幼稚的人民，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國家的罪人，民族的公敵，是有待於我們聰明的同胞加以糾正的。

「說實話，做實事」，是一句老生常談，而今天偏又被我談了許多廢話，乾脆的說一句：我們平時應該說實話做實事；尤其在抗戰時期，每一個人更應該說實話做實事！

生產交換與消費等合理化的社會制度的配合，更為重要！否則縱使技術的應用能够普遍發達，而社會問題，仍必將繼之而起；即仍非民族國家之福！

所以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義裏，便從前想後，思慮預防，一面竭力主張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民族經濟，一面又注意於社會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等制度的合理化，而使社會革命的因素，得從而消滅於無形。這就是科學技術必須與社會制度相貫通的唯一理由。實言之，即我們在抗戰時期，一方面固然要努力研究，發明，和應用各種有關抗戰建國必需的科學技術，以謀全社會物力之繼續補充與不斷的生長，同時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於改善我們的社會機構，使能與這些技術的應用相適應；以期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建立而後，決不致再有社會革命之復起。依據這個意義，我們願更進一步提出三個要求：

第一，我們要從這次抗戰建國的大運動中，盡力發展自然科學的研究及其設施，以為社會作大規模之遺產；同時，并盡量應用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把社會造成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完整的統系；在這個大統系裏，要把一切散漫的零碎的社會組織和活動，完全予以消弭；而使之盡融化於或歸趨到這個大統系的組織和活動裏面來。

第二，我們要使整個的社會生活，形成一個有機化的技術的生活，舉凡平時一切浪漫的頹廢的無約束的生活方式，都促使一律改正過來，再沒有一點例外。

第三，我們要使這種全體一致嚴整的生活方式

，成爲一種永久的生活典型，即使一切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社會制度，均日趨於合理化，而使階級利益的鬥爭，永不再起。

關於第二點，物質爲什麼要與精神相貫通呢？從表面上看，物質的設備與精神的振奮，似乎是兩件事，實則這兩者不惟是並行不悖，抑且有力求其溝通的必要。我們知道自從抗戰以來，社會上顯然有兩種人的觀念，絕對相反，一種人是被叫做「唯武器論者」。認爲戰爭純靠有犀利的武器，我們武器遠不如敵，怎能戰勝敵人？另一種人是反對唯武器論者，它們又認爲「精神勝過物質」，我們只要能把民衆的抗敵情緒激發起來，就能彌補了物質的缺憾，就能戰勝敵人。這兩種人的見解，都只是看到真理之一面，而未能把它揉合爲一體；是均不免有所偏失。實則精神的振奮，足以加強殺敵的決心和勇氣，固然是必要的；同樣物質上持久抗戰的必要設備（包括軍事的和經濟的）的補充和增進，又何嘗不是益發加強抗戰能力的必要手段呢？假使我們能够把這兩個相反而適相成的東西集攏到一起，即將足以持久戰鬥的物質設備，能與高度的戰鬥精神配合到一起，則對於爭取最後勝利的把握，豈不是更外可寬得多？所以「怎樣集中精神力量，和怎樣建設或補充我們所缺乏的物質設備」，同是當前急待應用科學原理和方法，去求徹底解決的重大問題。根本就用不到爭論。再詳細點說，就是我們今日在物質上必須要有精良的武器，敏捷的交通，和各種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同時在精神上，又必須要有鼓舞戰鬥情緒的精神教育；使其兩相融合，彼此貫通，而爲抗戰建國的雙重任務，開拓出一

條光明的前途來。於此可知「單以武器之優劣來衡斷抗戰的勝敗，固然是錯誤的；同時抹煞了武器及其他物質的設備，以為只要有一時的民族情緒，就可以得到勝利，也同樣是錯誤的。」

關於第三點，感情為什麼又與理智相背通呢？人類本是富有感情的動物，設無感情，即無同情無義憤，無同情無義憤，即根本談不到愛國愛民族了。所謂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都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感情而啓發而激成的；否則民族生命的延續，和國家獨立的保障，將變做無人過問的問題。不過感情之爲物，固甚易於激起，同時也甚易於消滅，如何才能使感情持久不衰，則必有賴於理智之培養，更必有賴於理智之能示以準確方向。這原屬一種極微顯的常識。乃自抗戰發動以來，竟有人往往爲了激發民衆的抗敵感情，而蔑視了甚至否定了理智培養的價值。它們一味以幻想的境界，代替了真實的觀察，在在欲以幻想，來引誘民衆一時的感情的衝動，決不指示其作理智的判斷。這簡直是科學運動的叛徒，我們應該立刻予以嚴肅的糾正。不然，幻想終究是透不過事實的辯證的，則其影響所及，很易使民衆隨軍事的和外交的局勢的張弛，而感覺到喜怒哀樂的無常，很易叫他們由一腔熱血的熱望中，而突然轉入於失望，或竟彷彿於歧途上去。這是最要不得的，今後我們應該注意從感情的激動之中，加意培養民衆對於事象的觀察和推論的理智。換句話說，就是要以理智來維持感情，使感情與理智，匯成合流。一方既能保持長久不衰激昂慷慨的感情，一方又能有分析事理認定準確方向的能力。這非必須這樣，才能使民衆「肯負責任」

和「能負責任」。才能共同來「克服困難，竟取勝利。」

總之，以上這三個科學運動的基本原則，實際就是今後科學運動的新的趨向。欲求中國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除開依照這個新趨向去推進科學運動，是再也沒有別的更坦蕩的道路可循的。對於這種科學的推動，我們必須隨着大時代所付予我們的任務，不斷的向前邁進，向前伸展；在神聖的時代任務一日尚未完成以前，我們的推動工作，也決不能一日予以停止。因爲科學的原理和方法，是全體人類歷代累積下來的經驗，這類累積的經驗，極其博大精深，我們非有繼續不斷的研究，決不能有不時的發明和應用，不能有不時的發明和應用，則不時不能供應目前戰事的需求，同時也就不可能成戰後的一切建設了。過去我們對於科學研究沒有堅定信仰的徵象，反映在教育設施上和文化運動上的，就是每遇到一項突發的事件或事變，即來一項臨時抽佛腳的應付，以一種所謂新教材或教法，或是一套什麼暫時的組織和宣傳之類，來鼓鑄一下或是刺激一下，只求痛快於一時，根本就不作「計程論功」的打算；這只可說是一種短視的騷動，決不能算做根治的要圖。今日全民族對外作戰，事關整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必得一致奮起，以沉着態度，遠大的眼光，針對着現實的需要，以從事於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原理與技術的研究，發明，和應用，以加強持久抗戰的準備，並充實社會國家的基礎。決不可藉口軍事倥傯，就把一切科學教育悉予停止？而盡驅青年學子於鼓勵亂動的宣傳裏去；以直接的妨害了當前作戰的系統，間接的預伏下將來社會紛擾的禍根。這又是今日言科學運動者所不可不注意的一個要點。

淪陷區內一重大

工作 華洪濤

去聯絡和指揮那以武力求生的集團——淪陷區域內民衆，現在流亡在淪陷等地的，常接到他們遺留在故鄉而倖存着的親友們來信，無一信不說：故鄉現在是「盜匪滿鄉」，「匪風甚熾」。在各封不同型的家信中。雖然是諱於敵寇郵電檢查而隱約其辭，但在他們欲言又罷的吞吐語氣中，告訴了我們一個同樣的當地實況，就是說：「民不聊生」。

敵寇以最殘酷的砲火，佔據了我們的土地，最初是奸淫殘殺，無惡不作；到後來，因激起的反響太使他們感到威脅了，於是便來了一套貓哭老鼠的所謂「宣撫班」。這「宣撫班」，一方面以猙獰的面目指揮着當地自治會來榨取和奴化我同胞，一方面却戴着另一付假面具，用小仁小惠來企圖麻醉我同胞。可是，我們的同胞，一面是家破人亡，基業全燬，一面又因戰事來了，農工職業，在這社會生產機構已全被敵寇毀滅了的時候，敵人的所謂「宣撫班」也就根本宣撫不出什麼來了。

所謂「盜匪滿鄉」，所謂「匪風甚熾」，實際上便是敵人宣撫班工作的失敗。同時，也就表示着：爲了求「生」。淪陷區域內的本是循良的同胞，現在因實際的苦痛，已不得不使他們挺而走險。他們仗着民間原存的槍枝，他們搜着軍警撤退時埋藏的軍械，憑着祖宗的廬墓，崛起了以武力求生的集

抗戰建國與改善基礎政治

柳 建

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必須改善各級政治，增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尤須鞏固基礎政治，而後政治的功能，始能充分發揮，運用民力，動員民衆，始能順利進行。我們須知這次抗戰，是有二重使命的：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我國在世界上的獨立自由；二，消溶國內各黨各派，在統一政府的指揮之下，一個領袖的命令之下，完成建國的任務。所以這次的抗戰，我們必須獲得勝利，對外才能掙脫奴隸的桎梏，從次殖民地位，一躍而躍於獨立自由的主人地位；對內才能一致精誠團結，從支離破碎的分割局面中，建設一個統一的近代國家。這個偉大的時代顯然的在啓示我們，要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抗戰與建國更是要同時進行。我們認識了這個時代的重要性，我們就得負起這艱鉅偉大的責任。所以我們不但要從軍事方面努力，予暴敵以實際打擊，更要從政治方面努力，以期保障軍事上的勝利，達到完成建國的使命。抗戰初期的失敗，就是因了政治沒有能配合軍事，民衆與軍隊脫離的關係所造成。這血的教訓，我們要永遠不能忘懷。有人以爲我們要這次抗戰勝利，三分在軍事，七分在政治，這句話雖似說得過分一點，但至少可以說政治的重要性，是不減於軍事的。

在我國政治組織的系統上，縣爲基礎組織。總

理在建國方略中，以縣爲自治單位，是不啻明白規定縣爲下層政治機構的樞紐。我國政治之實際現狀，縣實爲一切政治施行的總匯。中央及各院部會，省府及各廳處所，所有計劃命令的執行責任，大半都要由縣去担任，如果縣政辦得好，則中央及省方的命令，必能貫徹，而我國的政治亦才能適上軌道。所以我們要改善政治，以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必須對於這爲政治基礎組織的縣政，特別加以注意。

講到縣政及縣以下政治的改善問題，我們以爲可分二方面說：一，組織的機構；二，人事的調整。在實際上後者實重於前者，我們深覺我國政治現在重要的缺陷，不是法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有治法無治人，實是我國政治上最普遍的癥結。

一、組織的機構

現行縣組織法，縣在橫的方面，有教育，建設，地政，警察，財政等局，在縱的方面，有區公所，鄉鎮公所及保甲長等，組織的運用，可謂完備。在理論與實際上，我們以爲現行制度毋庸多所更張。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如何可使縣政一切措施都能以抗戰爲出發點，都能以適合抗戰建國的需要爲前提，而增高效率。在這裏我們就感到現在上下隔閡的問題之重大了。我們知道一個縣政府裏，每天所接奉的命令，往往是如雪片飛下，再加上自己發動

圖。

就各封敵鄉的家信上，我們除關切他們遺留在淪陷區域內的同胞的生活而外，並感到一個絕大的問題和慶幸有一個絕好的機會。

很多人注意着退到後方來的難民救濟問題，但極少人肯費心去研究如何援救甚至如何利用現在尚在淪陷區域內的最大多數的同胞。

我們就事實上可以證明，淪陷區內能有力量能辦法能幸運逃到後方來的，計算他的比例，實在不及原有戶口的千分之一；其餘，因爲沒有力量沒有辦法，便都留下了。他們決不是生心願意做順民，他們所以留下來的原因，不外是「走不動」。

——有等中產階級的人。他們懷戀着自己的家園。他們怕出走了以後，因拋棄了固有的生產基礎，在異鄉將無以爲生。他們想：「留或倖存，走則必死」。於是他們冒着最大的險，留下了。有等其經濟力量在水平線以下的人，家無宿糧，平日的生活已時感恐慌，他們決無閒錢可供臨時出走的旅費，他們無可奈何，祇能看着別人走，自己忍痛留下。還有，因爲過去每一地域淪陷前的社會秩序，全部紊亂，交通工具，百分之百都被軍隊及政府徵用了去，即是有心要走和有力可走的人，他們也已無從走起。加之路途險惡劫盜時行的消息，不斷地傳播着，更使準備走的人胆怯心驚，欲行又罷。——每個現在滯留戰區內的同胞，他們所以不會退到後方來的原因，不外是以上三種。但這三種原因，都是讓境所迫，決非他們生心願意做順民。他們冒着敵人的砲火，拼着生命最危險的一幕，硬着頭皮換過來

的工作，真是政務叢生，日不暇給。在善於處理的人，條分縷晰，分別緩急，不難頭頭是道，在不善處理的人，便感到東一榔頭西一棒棰。錯綜複雜，無從下手了。因此，我們希望凡是縣政府的上級機關，每一發號施令，必須慎重考慮各縣實際的力量，及執行的程度，千萬不可想到那裏做到那裏。如果只求計劃之完備好看，不管各縣實際情形如何，事實上這命令必成爲一種具文，或是隨便敷衍，於事無補而成爲一種可惜的浪費。我們記得從前各縣接過一個命令，是調查各縣飛機數與汽車數，及人口與飛機汽車的比例分配數的，縣長們接到了這個命令，弄得哭笑不得，飛機當然一架沒有，汽車有的一縣至多也不過十數輛，有點一輛也沒有，甚至見也沒有見過，而人口則皆有數十萬，像這種的調查，真是少有的滑稽，各縣沒有飛機，大家是知道的，各縣有汽車的是極少數，祇令行各省建設廳一查便知，何須製成一個詳細的調查表，普發各省縣呢。而竟由中央至省，由省至縣，却照例轉送轉報，事非我國政治上之稀奇怪事！我們並不是不贊成調查，却是說這種費事無效的調查太多了！後，徒浪費下級機關辦事之效能，而與事無補。其種類此的更不知凡幾。至於架床疊屋，衝突矛盾之政令，更時有發現。在上級機關因爲彼此不相銜接各行其是，在縣政府却無所適從，依違其間，不自覺其光陰之坐費！所以我們要縣政運用自如，發揮效能，不在制度之紛更，而在謀得上下之溝通，省與縣之間，尤須有密切之了解，務期一令之行，縣

政力量必能達到，以求貫徹。這種，不但行政的力量不會浪費，而往來公事所需紙張的消耗，也減去不少。

其次要講到縣政府的權力問題，第一各局雖同隸於縣府，但因各局各有其主管處之關係，縣政府往往不能指揮如意。我們以爲我國縣治遼闊，範圍之大，不下有外國一省或數省，爲事業發展，進行順利起見，各局不妨獨立，但必須嚴格依照現行縣組織法之規定，縣政府有完全監督指揮之權；第二，在相當範圍內縣政府須有自由活動地步；我們知道現在各省對縣政府之限制，真是無微不至。縣政府在行政設施上，不但每事必報經核准而後敢做即在經費的使用上，雖小至數十元，亦必報經許可而後敢用。這種，縣政府自然被束縛得不能動彈，阻小的縣長更一事不敢大意去做，甚至終日勞形神於會計，費時間於計算，以求不被駁斥，弄到賠貼的辦法，實是不妥當的。在不想做事的縣政府，自可心安理得；可是在想做事情的縣政府，未免有動輒掣肘之感。我們以爲如能規定相當原則，縣政府在原則範圍內活動，省方既不違監視之職責，縣府又可發展自如，似屬兩便。

再次講到縣政府的經費問題：現在各縣收入的各项捐款賦，整零的，數目較大的，不屬之於中央，即屬之於省方。而一縣本身收入，往往是零零碎碎，數目細小的，即有幾種較爲整齊的，常會弄到省縣爭款的地步。我們以爲應視各縣之大小，事業之多寡而在各縣收入劃與一定經費，其多餘的

剝，到現在，他們又過着準亡國奴的生活，任敵人割

剝，現在在苦痛，是無處申訴；他們將來的前途，更

感着漆黑一團的恐懼。

鄉自流亡以來，我們在各同鄉處已讀得了不少故

鄉的慘痛，不是滿紙感傷，一種不可掩的悲哀，常在字

裏行間無意中流露出來。一種不可掩的悲哀，常在字

是滿紙感傷，萬分感喟，同時，他們信內決沒有一

句怨重我們同去的話。由此可見，每個遺留在淪陷

區域內的同胞，他們無論什麼人，簡直沒有一個能

者，當然更是最痛苦所反映的結果，所謂「匪」也

不可原。這批人，又正是我們大多數的同胞，無一

不應對他，這批人，又正是我們大多數的同胞，無一

們也應對他表示同情之外，急謀援助。退一步說

：也應對他表示同情之外，急謀援助。退一步說

斷，敵人的軍政當局，對這一批同胞，在情形之下

祇要我們心去聯絡和指，這一批同胞，在情形之下

濟自己已有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除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固一些，應該是不十分困難。他們的消息和接

才可激解省方或中央。以本身經費，辦理本身事業，當無不可。各縣如經費有辦法，事業是不慮不進展的。

我國今日縣政的腐敗，有人以為是機構的不靈，其實機構的本身是沒有什麼錯誤的，我們如能洞中窺要，把機構以外的障礙除去，機構的運用，自能靈活。

二、人事的調整

一部很好的機器，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管理的人去運用他，不但這部機器不能發揮他的功用，而且因了不會運用指揮的原故這部機器有很大的可能性歸於毀滅的。良好的行政制度，等於一部很好的機器，一樣的是要適當的人，去運用指揮。今日的縣政制度，上面已經說過是沒有什麼不適合，老實說今後縣政良好與否，完全是人的問題。人好縣政就辦得好，人不好縣政就辦得不好。這裏所謂人的問題，不僅是指縣長一人。各局局長，縣府秘書科長，各區長及鄉鎮保甲長皆在其內，不過發號施令，監督指揮，實在縣長，當然縣長要更好才行。我們知道戰時的縣政，較平時更為繁忙，除了執行上級機關的命令，接受所屬及民衆的建議而外，關於民間疾苦的體察民衆自衛組織的督進，後備兵役的征發，生產方法的指導，民衆的組織訓練，漢奸的調查防止，以及公債捐款的募集，傷兵難民的救護等各種工作，無一而不要縣長躬親過問。所以當縣長的人，不但要有健全的體魄，優長的學識，刻苦耐勞的習性，堅定不拔的毅力，而且要有治事的精神

與能力，時代的思想與認識。我們知道政治是離不開民衆的縣政更要與民衆接近，可是在一個縣裏，往往有許多豪紳的勢力，包圍着縣長，使不與民衆接近，甚至走到與民衆利益相反的路上去。所以縣長服務地方，當求運用地方上的力量，以便利行政之設施，而不當爲地方上力量所左右，以自陷於不能作爲。這樣的縣長人選，我們才可以說是合乎現代的需要了，至於廉潔奉公，那是分內之事，毋庸多說。我們以為要找一个不貪污的縣長易，要找一个有能力的縣長難。有人以為能捕鼠的貓兒嘴饞，有能力的縣長是容易流於貪污。其實，我們只要有嚴厲制裁的辦法，不徇情面的儘量懲治，畏法愛名的心總要比好錢的心強，不怕有貪污，却怕發現貪污，不去制裁。一個庸庸懦懦的縣長，自己雖不貪污，但他沒有能力辦事，沒有方法防止他部屬的貪污，我們要他又有何用呢？

說到現在的縣長，我們沒有詳細去調查統計，切實考察過，我們不能有怎樣精密的分析，和具體的批評，但就我們所知道的，除去一二個省份已有若干縣已能用有爲的，新進的青年，可是大多數還是用那老於縣長職位的昏庸官僚們。他們只知道做官，不知道如何做事。我們曾把他們分爲三類，就是：一、不做事的縣長，除去公文來往，等因奉此而外，什麼事都不做，高坐堂皇，無爲而治；二是應付事的縣長，要他做什麼事他才做，不要他做，他是一動不動，就是做的事，也絕不徹底，表面敷衍，邀功求譽而已；三是找事做的縣長，不但要他做的事，他做的很好，并且他他自己發動自己的工作。這三類縣長第一類第二類最多，第三類確如鳳毛麟角，毋怪各縣政治，暗無生氣了。縣長以下的佐治人員，則視縣長之賢愚如何。好的縣長，很少容留壞的佐治人員的，所以要各縣佐治人員好，先

要求縣長好。至鄉鎮保甲長之人選，更爲重要。因爲他們與民衆最接近，爲下層政治機構中之基幹人員，工作之繁瑣，自不待言，而又無報酬，所以一般青年都望而裹足，現在各縣充任鄉鎮保甲長，大半係本地的無聊份子。他們担任鄉鎮保甲長，很少認真服務，而是藉此魚肉人民，圖謀私利的，苛擾無所不至，風聲所播，束身自愛者，更不層加入。因之，各縣鄉鎮保甲的工作，常爲民衆所不滿，甚至使民衆與政府間造成鴻溝。我們要縣政辦得好，必定要設法獎勵有爲青年，去担任鄉鎮保甲長。

關於縣長人選的甄用，過去大抵是用與主管人員有關係的親戚故舊，或是阿其所好的黨羽，很少是選拔才能，或是用考試制度錄取的。我們以為今後選任縣長，用考試制度，能看得到他的學問有時看不到他的能力，用選拔方法，看得到能力有時看不到品學，最好二種方法并用，把考取及選出的人，再集合一處，給以相當時間的訓練，仔細考察，後然任命，縣長以下各局長及其他佐治人員，亦可用此辦法。鄉鎮保甲長人選，則應獎勵小學初中以及高中畢業之青年，予以相當之訓練，使出而担任鄉鎮保甲長，可能時時應予以生活費，他們雖差一點經驗，但他們任事的勇氣，責任心的表現，是高於那一班無聊份子的。

縣政爲基礎政治，如果辦得好，不特可以保障抗戰之勝利，且可爲建國過程中之礎石，蔣委員長於去歲十二月告國民書中，說過：「此後抗戰基礎，不在城市，而在廣大之鄉村。」又說過：「我們要造成鄉村爲每個抗戰集團。」如何可以使鄉村能負此偉大之使命，必有賴於良好縣政之指導可知。於此，我們更可以知道鞏固基礎政治與抗戰建國關係之重要。我們殷切地希望政府注意此問題。

今後民衆運動的幾個根本問題

平 蘭 溪

此次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對於民衆運動方面，既有「准許人民團體有全國性的組織」之專案；又於抗戰建國綱領中，列入改善與充實之規定，是本黨所領導的民衆運動，自今以後，將因新的局勢和新的機構，而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無疑！民衆運動爲全國動員的基本工作；全國動員爲獲得最後勝利之必要條件，所以全國輿論界，關於民衆運動，應如何在立法上採取開放態度？如何打破過去積弊重立新的方針？以及如何以民族革命爲前提使民衆運動與抗戰建國工作發生密切聯繫？均本諸當前之環境，作詳切之討論，其中固多謬論卓見，足供當局之采納，但多語焉不詳，作者敢以十年來從事民運的經驗，在中央已定之原則下，從法的方面，人的方面，和做的方面，分述個人所見，俾與黨內外熱心人士，共同討論：

一、法的方面

「准許人民團體有縱的組織」之原則，既已建立，是過去經過立法程序而公佈的一切民運法規，不獨在條文上應有修正，即在立法的根本精神上，當不免有重大的變更，關於這法的方面，作者有三點意見：

(一) 指導機構問題——平時人民團體之指導權歸當地黨部，監督權歸當地政府，最高

之指導和監督權，均歸中央黨部，抗戰時期，情形特殊，故各方主張未能盡同，有主張本黨應全部放棄指導權，純粹由人民自動組織自由活動者，有主張指導監督權均移交政府辦理者，有主張指導監督權，歸軍事機關，最高指導機關，即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代行職權者，作者對以上各主張，認爲各有所偏，最好應採取下列原則：

甲，各級人民團體關於組織方面，如發起組織准許立案手續：仍由黨部負責指導，最高指導機關爲中央黨部社會部。

乙，各級人民團體在抗戰時期之活動，應歸軍政雙方指導，最高指導機關爲軍委會政治部。

(二) 基本組織問題——縱的組織，既許各人民團體可以成立，依普通程序，應從最下層的基本組織重新改組起，推而至於全縣的、全省的，以及全國的方爲合法，但在此抗戰時期，爲事實上所不許，那末所謂縱的組織，應依何級組織爲一基本組織呢？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在法的方面，沒有明確的規定，將來必多糾紛，減少各階層民衆的團體信力，故作者認爲修改法文時，應採取下列兩原則：

甲，規定現已依法組織成立之各級人民團體，爲基本組織，例如某某省農會，即以某某省現在各縣已成立之鄉農會爲基本組織。餘類推。

乙，各級人民團體外，除呈准軍政當局成立與抗戰有關的臨時團體外；在抗戰期間內不必有新的組織。

(三) 中心工作問題——各人民團體的重要任務各法規上均有詳明的規定；但爲平時的都偏於「增進技能，增加生產」各方面，關於抗戰時應做何項工作，從無規定。關於此點爲適應非常時期需要計，對於各種人民團體的中心工作，應當另有一番詳明而切實的規定。

二、人的方面

全面抗戰以還，各戰區民衆；尤其是東北方面，對於軍事方面的協助工作，未能有充分的表現，一般輿論界，都拿過去民衆運動做的不夠的話，來相責備，本黨過去對於民衆運動工作，雖也會盡過最大的努力，但沒有十分圓滿的收穫，他的原因，一半由於法規的拘束；一半也由於「人謀不臧」！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今後的民運工作，既已走入新的階段中，對於人的問題，自當要十分注意，大義所在，是非當分，血肉不除，新肌不生，在個人意見，至少要做做到下列兩點：

(一) 剷除居間份子——所謂居間份子也者，就是這種份子說他是代表本黨去指導民衆的吧？他不是！說他是代表民衆來秉承黨部的吧？

保 中 華

詞 中 敏
曲 宗 王

勇壯 D 調 (民間歌曲) 4/4

1	3	3	5	2	2	0	2	5	3	3	2	5	1	0
日	本	一	亡	中	華	。	我	們	誓	死	保	中	華	！
3	3	1	3	3	2	0	3	3	2	2	3	5	5	0
要	保	中	靠	大	家	。	要	保	大	家	黨	中	華	。
5	5	3	1	—	。	0	5	5	6	7	1	—	。	0
中	華	保	家	！	。	。	大	家	保	中	華	！	。	。
5	5	6	3	3	1	—								
大	家	快	起	來	吧	！								

他又不是！但是他又在黨部和民衆之間生活着，一面膠混黨部；一面又欺騙民衆，在民衆方面認爲他是代表黨部的；在黨部方面又認爲他是代表民衆的，他運用巧妙的手段，在中間周旋着，使人民團體空存名義日趨腐化，使黨的信用日見降低，喪失殆盡！這類份子，可說是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在本黨重振民運，想把黨的威望重新建立起來的今日，對於這類份子，應當毫不姑息把他剷除；至少要把他們送到民運工作的範圍以外去。

(二) 訓練幹部人才！訓練各人民團體中的幹部人才，使他們自己，能擔當起領導自己的責任，這本是一種「考生活常」，不過在近年來，人民團體中幹部人才十分貧乏的今日，而又遭遇着關係民族存亡的抗戰時期，欲推動全國動員的重大工作，對於各人民團體中幹部人才的訓練，並預期他早日成熟，自然而然感覺到十分的需要與迫切，但這類幹部人才的訓練，應當不違反下列原則：

甲，應當在各階層各團體中選優秀份子具有天才者，加以嚴正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訓練，養成他們「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觀念；

乙，應當絕對的打破「利誘」的政策，從根本上打消他自私自利的卑劣心理！並且絕對的訓練他加倍努力本身工作，爲國家增進生產，力戒過去「工人辦工會即不做工」的積習。

三，做的方面

在抗戰時期，本黨本實大爲懷，已准許各黨自由存在，各黨在擁護「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原則下，對於抗戰前途，雖已表示共赴艱難

！但對於民衆運動方面，似乎還是各有各的做法，至少是對本黨民衆運動的政策和做法，是十分的在一旁冷冷地靜觀着，因此本黨同志，今後担當民運工作的人，應加倍抱着光明磊落的胸襟，用一種公正無私的新姿態，出現於一般社會之上，下列各點，今後務必切實注意：

(一) 不存包辦的私慾！本黨領導民衆，實行抗日建國工作，有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以爲依歸；有人格偉大的黨的領袖，足資號召！革命民衆早經信仰本黨擁護本黨，在抗戰時期，當加倍增強其信心！所以本黨對於民運工作，根本上用不該採取包辦的方式！過去有少數不良份子，希圖包辦人民團體，從中飽私自肥，結果使民衆與本黨中間發生不少的誤會，今後自應切戒！

(二) 不作欺騙的號召！本黨指導各階層民衆團體，原爲民衆謀利益！但有時因少數指導人員，作過分之宣傳，使一般民衆對於組成團體後所存的希望心太大，結果不克滿足他的慾望，失望之餘，反覺指導人員的號召，有欺騙之嫌？所以今後担當民運工作的人，應當加倍的腳踏實地，說實話，養成民衆沉着堅忍的習慣，共同應付當前的危難！

以上所述，均屬「卑之無甚高論」！但在此非常時期，本黨對於今後民運方針，既已重新確定，指導機構，將有變更，立法精神，又趨開放，在此新階段中如欲使民運工作，爲後方壁壘中堅，適應環境的需要。建立健全系統，奠定永久基礎，則上面所述的幾個問題，均屬根本問題，對這類根本問題，如果仍抱漠視之念，是今後民運工作，能否適應大會之提示，仰體「領袖之至意，推動全國動員工作，仍不免使人抱着「杞憂」囉！